

中、日第四輪東海油田談判的戰略意涵

蔡增家*

中日東海油田的談判過程：從劃界爭議到共同開發

中國與日本在今(2006)年3月6-7日於東京舉行了中日第四輪東海油田談判，由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胡正躍和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佐佐江賢一郎進行會談，在這次會談之前，中國與日本曾經就東海油田問題進行了三次會談，前兩輪談判分別於2004年10月和2005年5月在北京舉行，第三輪談判則於200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在東京舉行，在前三輪談判中，雙方雖然曾經就東海劃界和資源開發等問題進行討論，但是主要爭議點仍然集中在劃界問題，日本認為中日雙方的海上界線應該在日本和中國沿岸之間的中間線，不過中國則認為有關的領海界線應該是從大陸礁層的自然延伸，因此由於中國與日本對於兩國重疊的專屬經濟區海域劃界問題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以致於中、日兩國在前三輪會談當中並未能取得實質的成果。

這次第四輪談判，中、日雙方試圖拋棄過去對於劃界問題的成見，將問題點集中在共同開發海上資源，針對共同開發問題，然而在第四輪中日東海油田會談，雙方並未能就共同開發東海油田問題上達成一致決議，其關鍵爭議點分析如下。

中、日第四輪會談的主要爭議點

一、部分共同開發與全面共同開發

這次第四輪東海油田談判中國與日本雙方雖然拋棄過去劃界的爭執，而朝向共同開發此區域經濟海域的重大進展，但是中、日兩國卻對於共同開發的範圍出現了歧見。日本希望全面共同開發，其共同開發範圍包括中國已經進行開採的春曉油田；中國則是希望部分開發，其共同開發範圍侷限在中間靠日本一側的海底資源。例如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便表示，中國的共同開發是在中、日雙方沒有紛爭的中國大陸近海上進行，這暗示著中國認為春曉等四處油田並不被納入中日共同開發的對象；而率領日方代表團的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佐佐江賢一郎便強調日本在東海問題立場無變，希望以共同開發為目標，也就是中日聯合開發經濟海域中央線跨越的地區，這是日本提出聯合開發方案的底線。

而中國與日本雙方也各自依據對方的提議來進行不同的解讀。例如日本產經新聞便引述日本外務省的消息指出，中國方面所提出新案是企圖在釣魚台群島與日韓共有的大陸礁層附近與日本共同開發，因此中方所提出的新方案共同開發的對象是位於釣魚台群島及日、韓共有的大陸礁層，以往就傳說這些區域有油田，但因無

* 作者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所副研究員

試挖資料，日本懷疑中國想要利用與日本的共同開發來獲得此區域油源的相關資訊。另外在第四輪的磋商當中，日方要求中方提供過去在此區域開發油田的生產時間表、內容等資訊，並要求立即停止開發，這也遭到中國方面的拒絕，中國方面強烈懷疑日本想要利用共同開發的理由來得到中國目前已經開發油田，特別是春曉等四油田的訊息。

二、劃界問題仍是爭議核心

雖然在這次中日第四輪的東海油田會談當中，已經超越過去對於經濟海域劃界的爭議，但是中、日雙方對於彼此重疊經濟海域的劃界認知仍有歧見。日本根據海洋法條約規定，主張以兩國海岸線的中間作為分界線——日、中「中間線」；中國方面則引用國際法庭判決的「大陸礁層是陸地的自然延長」以及海洋法條約規定的「大陸礁層是屬於沿岸國」，而主張專屬經濟海域及於大陸礁層前端的沖繩海槽，使得經濟海域劃界的不同認知直接影響到中、日雙方對於共同開發的區域範圍產生歧見。

從過去以來，中國並不承認日本主張的所謂中間線理論，而中日兩國也從未在東海進行過任何劃界，只有一個在2000年生效的中日漁業協定，因此中國方面認為中國目前在東海進行的油氣田開採，完全是在其主權範圍之內的，而日本方面所提出的共同開發，已經跨越了它所主張的中間線主張，日本方面是希望中國能夠承認中間線，以在能源以及主權上取得更大突破。

三、中、日歷史心結的推波助瀾

就在中、日兩國第四輪東海油田談判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兩國的官員也在場外進行喊話、例如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便表示，希望中、日兩國通過談判解決分歧，尋求合作；他也要求日本政府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以實際行動體現在台灣問題上所做的承諾，並敦促日方要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處理好歷史問題，日本領導人不應該再做傷害中國人民和其他侵略戰爭受害國人民感情的事情。而同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再次拒絕中國方面要求他不要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的呼籲。小泉說，他只是為戰爭死難者祈禱，並不是歌頌戰爭。由此可見，中、日雙方除了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外，雙方在日本政府官員參拜供奉第二次大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以及日本當局通過有爭議的歷史教科書等議題也出現相當大的歧異。

雖然中國總理溫家寶對來訪的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階俊博說希望將東海變成和平之海，由中、日兩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是日本卻對中國的舉動抱持懷疑的態度。例如產經新聞便指出，這只是中國為了牽制日本的文宣戰，事實上中國在東海的軍事活動愈來愈頻繁；而為了確保制海權，成為海洋國家已經是中國的國家戰略了。由此可見，在歷史問題的推波助瀾下，中、日兩國彼此對於東海油田意圖的歧見就更深了。

中日東海油田談判的戰略意涵

一、中、日兩國越來越激烈的資源爭奪戰：中國與日本都是屬於石油及天然氣資源極度缺乏的國家，東海油田對

兩國來說都是富有極大的吸引力。以中國對能源的迫切需求為例，若以石油換算來看，2004年約十三億八千六百萬公噸，到了2020年約需二十億六千三百萬公噸，在迫切需求下東海油源便顯得相當重要。中日東海問題磋商已經舉行了四輪，在前三輪的磋商，雙方其實已就東海劃界談判和資源開發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一致認為應從中日關係大局出發，認真探討在東海共同開發的可能性；其次日本方面在第三輪中日東海問題磋商中也已經接受了中方一貫主張的共同開發原則，但在資源爭奪的考量下，仍然提出要將日本單方面劃定的所謂東海中間線以西、中方正在採掘的春曉等4個油氣田納入共同開發範圍。對此中國方面也堅持認為共同開發的範圍應是中間線以東的區域，春曉等油氣田則是在沒有爭議的中方領海，因此拒絕了日方的要求，未來幾年中、日兩國對於東海油田問題的爭奪將只會越演越烈。

二、從經濟資源爭奪轉變為主權的爭奪：東海油田問題本來只是單純的經濟資源問題的爭奪，但是在中、日兩國對於經濟海域劃界問題的認知不同，以及釣魚台位於爭奪資源的所在地方，讓兩國逐漸從經濟資源的問題提昇為主權的爭奪。例如中國便認為日本的領土範圍非常小，但是通過200海浬專屬經濟區的概念，日本已經為自己劃出了面積達世界第6位的海洋國家範圍。以眾所週知的沖之鳥礁為例，作為一個礁石，沖之鳥礁本不應該有

專屬經濟區，但日本卻將其用水泥加高變成一個島，以此取得200浬的專屬經濟區域。因此已經有中國資深外交人士提出，現在該是到了重提琉球主權的時候了，從琉球地位的爭議來看中間線問題，也許是從根源上解決東海爭端的關鍵之處。

三、從法律戰演變為政治戰：正如前所述，對於東海油田問題，中、日兩國最大的爭議點便在於對經濟海域劃界的認知不同。日本主張經濟海域的中間線來劃分兩國海界，中國則認為日本在經濟海域的鄰接區並非本土只是島嶼，因此使用中間線對中國是比較不利，應該使用大陸海底礁岩的自然延伸來劃定兩國經濟海域界線；因為從中方引用海洋法公正性的觀點，日本是一個島鏈，而中國則是一個大陸，以島鏈和大陸劃定大陸礁層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是兩國在油田資源的爭奪下，日方逐漸把注意力引到油氣田上來，似乎有意藉此來掩蓋兩國在釣魚台主權等問題上的爭議。因此中、日在東海問題上的爭端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法律問題，而已經是兩國之間的政治問題了。

對台灣的啓示—我國的因應之道

一、利用中、日政治矛盾積極打破日本在兩岸之間的平衡政策

自從1972年台日斷交之後，日本政府與中國維持正式官方關係，仍然與台灣維持著相當密切的經濟關係。而日本政府在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考量之下，一直在

中國與台灣之間維持著微妙的平衡關係，以避免觸怒中國。舉例來說，當去年年初日本政府宣布給予台灣觀光客在愛知博覽會期間六個月免簽證的措施，但是同時日本政府也開放給予中國大陸學生赴日本畢業旅行免簽證的措施。反觀最近日本政府通過給予台灣觀光客永久免簽證及承認我國國際駕照的同時，卻沒有相對給予中國大陸任何的相對因應措施，這是日本政府打破過去在兩岸之間平衡政策的最佳例證。

二、利用中、日經濟衝突積極突破日本國會在兩岸之間的現實考量

我們知道在日本國會當中同時存在著支持中國大陸的日中友好議員協會，以及支持台灣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在國際政治現實面的考量下，日本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大陸的人數遠遠超過支持台灣議員的人數，因此在親中議員主導下，日本國會實在很難通過有關對台灣有利的法案；但是反觀最近給予台灣永久免簽證的法案以及承認我國國際駕照，竟然能夠同時得到聯合執政的自民、公明兩大黨及最大在野黨民主黨議員三百多位議員的支持，由此可見，日本國會議員已經打破過去意識型態及兩岸關係的框架，而能夠逐漸以現實利益為考量，以比較務實的態度來面對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

三、利用中、日資源爭奪來實現日本對於台灣特別立法的常態化

我們知道日本與台灣之間並沒有正式的官方關係，因此日本政府若要在國會審議有關台灣的法案，必須要先經過特別相

關的立法，也就是必須要先經由法務省通過特別的立法成為特例法案之後，才能送交國會審議表決。之前日本政府之所以遲遲未能在國會當中討論台灣免簽證的議題，主要原因便在於台、日之間並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而這次日本政府願意排除萬難給予台灣觀光客永久免簽證的這項特例法案，也是先由日本國會法務委員長向法務委員會提出特別立法通過後，再送交眾議院大會表決。而經過這次特別立法的先例之後，今後在日本有關台灣方面的立法將逐漸成為常態化。